

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本出版 过宋绍定二年本吗

俞 信 芳

《黄氏日抄》又作《慈溪黄氏日抄分类》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(下称《善目》)第 663 号著录,曰:“九十七卷,宋黄震撰。宋绍定二年(1229)积德堂刻本。存二卷,二十七至二十八。”藏国家图书馆。第 664 号又著录一部,曰:“宋绍定二年积德堂刻,元至元重修本。存二十五卷,四至五,十二至十三,十七,十九,二十五至二十六,二十九,三十四至三十八,七十一至七十八,九十四至九十六。”藏山东省博物馆。第 665 号又著录一部,曰:“元后至元三年刻本。”可见第 664 号著录的“元至元重修”,指的是前至元。据此,《善目》编者确信:出版过宋绍定二年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本。只是散失严重,仅存残本。

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,据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影印本看:读经三十卷,读三传及孔氏书各一卷,读诸儒十三卷,读史五卷,读杂史、诸子各四卷,读文集十卷,计六十八卷。六十九卷以后是:奏劄、公移、讲议、策问、书记、序跋、祭文、墓志等二十九卷,都是自撰之作。这部影印本巨著,缺其中八十一、八十九及九十二各卷,另有几卷亦云有缺文。总计还有 1953 面,每面印两页,页 16 行,行 21 字。以每行缩格行 20 字计,每面 640 字,全书约有 125 万言。《黄氏日抄》大部分含有学术内容,就一般人而言,

每人每年撰写、定稿十万言，已经相当不差了。以这一速度计，完成《黄氏日抄》得花十二年半时间。据《宋宝祐四年登科录》卷二著录，黄震“年四十四，五月十四日辰时生。”从宝祐四年上推四十四年，则生于嘉定六年。《宋黄震墓志铭》亦曰：生于嘉定六年五月壬子（1213年6月2日）。从嘉定六年下推至绍定二年（1229），仅十七个虚年。也就是说：若从绍定二年出版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本，这时黄震年仅十七虚岁，以125万言而言，须十二年半时间始能完成，则黄震得从四岁半开始写作，才能在绍定二年付稿出版。黄震真能从四岁半开始写作，他一定是超凡的神童。然而，从黄震自撰的文章中看，并没有这样认为，而是说：“（某）幼而鲁钝”（《谢王仓破白改官状》），及“某者，幼而戇直”（《谢仓发运有结局时改官状纳庙堂忽见予》）。虽然在《伊川至论》中有：“余为儿童时，先君子手书伊川先生常语六字于帙面，而口授大指（旨）于余”之语，但下文就云：“余时未能尽晓也”。尽晓尚且不能，著作自然更未能了。那末从内容上看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的回答，也是否定的。

所谓从内容上看，即考察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，有没有绍定二年以后的内容。如果有的话，是偶尔一二次，还是多次出现。考《黄氏日抄》第六十九卷以后，都是自撰之文，大多数标有写作年月或有年月可考。这些有时间可考的作品，以《台州黄岩县太平乡义役记》最早，署曰：“淳祐四年（1244）九月记”。但在文章开头，却说：“景定初余官吴门”，景定初为公元1260年，则是十六年以后修订过的文章。次则为《台州郡斋永沈寺丞印四书》，署曰：“戊申冬”，时在1248年。时间最迟的是《书赠薛留耕》，署作“德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”，已在元至元十二年，即公元1275年了。从可考日期的文章数量看，大多成于咸淳年间（1265—1274），且愈后文章愈多。文章的多数又是初任吴县尉（1259）及其他职务的公文。这些作品当然不可能在绍定二年付印。

张钧衡的《适园藏书志》卷六著录《黄氏经日抄》三十卷一部，曰：“宋绍定刻本。此专刻说经之语，三十卷，宋刻本。旋风装，有玉兰堂白文、辛夷馆印朱文两方印，竹鸥朱文小长方印，古吴王氏方印，果亲王府图书记朱文长方印，士礼居臧分书长印。在明为文徵明、王雅宜，我朝则果亲王及黄尧圃递藏。各家书目止有元刻本，此书目录后有：‘绍定二年菊月积德堂校正刊’一牌子。标签亦曰：‘宋本’。”按：旋风装，唐宋时盛行，《大百科全书·新闻出版分册》第26面彩图中间照片“旋风装《刊谬补缺切韵》唐写本”，为大部分叠装，小部分露出，又总粘在卷轴本上。与《图书·档案分册》“旋风装”文字说明不同，后者曰：类似“经摺装”。不知张钧衡收藏过的旋风装是怎样的形制。但这毕竟是形式，且不去深究，先看看内容再说。《黄氏经日抄》以《黄氏日抄》的“经抄”部分三十卷而言，有：850面，计54万言。这样一部大作，要一位十七虚岁的青年来完成，实在勉为其难。但，抑或应举情切，早一点动手，能够完成也有可能。因为54万与125万相比，毕竟少了一大半。但从内容上看，还是有一些是绍定二年，甚至更后日期的内容。在卷二《读论语》曰：“震自幼蒙先父之教，常读晦庵《论语》，长师宗谕王贯道先生，见其朝夕议论，常不出晦庵《论语》，谓：‘晦庵读尽古今注解，自音而训，自训而义，自一字而一句，而一章以至言外之章，透彻无碍，莹然在心如琉璃方敢下笔。一字未透即云未详。’震自此益信受、诵读，但知喜悦，而不能宣诸口。今年踰六十，遗忘是惧，官所窃暇，复读而间记《集注》、《或问》，偶参考及他说不同者一二以求长者之教。余则尽在《集注》也。”“长师宗谕王贯道先生”，在《余夫人墓志铭》中交待了师事王贯道的日期，曰：“余生也晚，犹幸得师其门人王公贯道，时端平三年丙申（1236）春也。”端平三年，黄震年已二十四岁。虽然已经师事王贯道，但还是“但知喜悦，而不能宣诸口”。宣诸口尚且不能，书之“日抄”，就更不容易了。至

“年踰六十”，担心“遗忘”，才“复读而间记《集注》、《或问》。”年踰六十，时在公元1273年，距“绍定二年”，已经过了四十四年。在卷三《读孟子·梁惠王下》按语后夹注曰：“右系乡人蒋监簿晓之说”。蒋晓，《光绪鄞县志》卷三十本传曰：“景定元年（1260）知分水县……仕至朝奉大夫将作监，宋亡杜门不出。”则，蒋晓伍将作监迟于景定元年，故黄震引蒋晓之语，也只能迟于景定元年。景定元年，黄震年已四十有八，距绍定二年，已经过了三十有一年了。在卷十四《读礼记》曰：“高氏《春秋集注》文成一家，而不知元注之姓氏为谁，僭窃参用其法，使诸家注文为一，而各出姓氏于下方，间亦节录或附己意。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，不过老眼便于观省，后生志学之士自当求之各家全书云。”说“老眼便于观省”，可见也是晚年之作。据以上各点，若把《黄氏日抄》、《黄氏经日抄》定作绍定二年刻本，则是中了书贾射利之骗局。书贾的作伪，犯了《黄氏日抄》卷五十二《读杂史·越绝书》所讥讽的：“谓子贡所作，又疑子胥所作，而载及建武二十八年，何其自为矛盾？”之大忌。细加体察，过中还是留有破绽的。

说《黄氏日抄》有宋刻本的，还有：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·子部》，曰：九十七卷，存二十七、二十八两卷。与《善目》所说的一部，当是同一部。台湾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·子部》著录二部，未标原有卷数。一部曰：存首三十卷，卷二十三至三十系配抄；一部曰：存五卷，存二十九、三十，七十五至七十七，北平（旧藏）。南宋末年刊本。这样《黄氏日抄》著录的出版日期有三类，一，绍定二年；一，宋刊；一，南宋末年刊。据以上的论述，绍定二年出版《黄氏日抄》九十七卷本，是不可能的；出版《黄氏经日抄》三十卷本，也留有一些疑点，难以弥合。著录作宋刊本的，其模糊系数似乎大了一点。倒是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著录作南宋末年刊，较为符合实际情况，且又未确指其原有卷数，较之肯定为“九十七卷”，则合理

得多。

参考书目：

1. 《黄氏日抄》、《宋宝祐四年登科录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影印本。
2.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。
3. 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国立中央图书馆 1986 年出版增订第二版。
4. 倪士毅等：《贞珉可珍·宋黄震墓志铭》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》，1987 年 1 期。
5. 张钧衡：《适园藏书志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据南林张氏家塾刻本影印，1991 年 2 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宁波大学图书馆

（上接 267 页）

- ⑬《全唐诗》卷六百三十八。
- ⑭《全唐诗》卷三百九十一。
- ⑮《陕西通志》卷四十三。
- ⑯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博物汇编草木典第一百五卷。
- ⑰《全唐诗》卷四百五十七。
- ⑱《太平御览》卷八〇五。
- ⑲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一百九十一卷。
- ⑳潘吉星：《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》，巴蜀书社，1989：545。
- ㉑民国·李乃宣：《玉说》“说玉之产地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